

初中國文選讀

680-1B

一
下

MG
9624.3
278
3



3 2168 9825 8

一下 精讀文

| | |
|-----------------|----|
| 1 諭自治 (梁啓超) | 1 |
| 2 童區寄傳 (柳宗元) | 2 |
| 3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 3 |
| 4 送東陽馬生序 (宋濂) | 5 |
| 5 求賢詔 (漢高帝) | 7 |
| 6 孝丐傳 (王暉) | 8 |
| 7 掃墓 (包公毅) | 9 |
| 8 書過善人事 (薛福成) | 12 |
| 9 書葉機 (龔自珍) | 14 |
| 10 前後出塞 (杜甫) | 16 |
| 11 左忠毅公軼事 (方苞) | 17 |
| 12 醉鄉記 (戴名世) | 19 |
| 13 宋人及楚人平 (公羊傳) | 20 |

一下 略讀文

| | |
|------------------|----|
| 14 虞師晉師滅夏陽 (穀梁傳) | 21 |
| 15 顏闕說齊王 (國策) | 23 |
| 1 山陰道上 (徐蔚南) | 25 |
| 2 作文底基本的態度 (夏丏尊) | 26 |
| 3 爸爸的看法 (夏丏尊) | 30 |
| 4 烏蓬船 (周作人) | 37 |
| 5 東行隨感錄 (李哲人) | 39 |
| 6 國文之將來 (蔡元培) | 41 |
| 7 上山 (胡適) | 43 |
| 8 鴨的喜劇 (魯迅) | 46 |
| 9 大明湖 (劉鸚) | 49 |
| 10 東京某夜的事 (豐子愷) | 51 |
| 11 荆元 (吳敬梓) | 53 |
| 12 作文示範 | 57 |

論自治

治者何？不亂之謂。亂者何？不治之謂。此○訓詰其誰不能解，雖然，吾有味乎其言，吾有○惕乎其言。

行其庭，草樹○凌亂然；入其室，器物○狼藉然；若是者，雖未見其○闕牆○
⑤ 醉帚，吾知其家之必不治；不治斯謂亂家。過其野，有○闕於○墟者而莫之
或解，適其邑，有洩於途者而莫之或禁；若是者，雖未見其干戈疾○癘，吾知其
國之必不治；不治斯謂亂國。飲食起居無定時，手足眉眼無定容，言語舉動無
定規；若是者，雖未見其失德，○敗行，吾知其人之必不治；不治斯謂亂人。

天下事，亂固不可久也。已不能治，則必有他力焉起而代治之者。不自治，
則治於人，勢所不可逃也。人之能治禽獸也，○成人之能治小兒也，文明人之
能治○野蠻也，皆其無自治力使然也。人而無自治力，則禽獸也，非人也。藉曰：
人矣，而小兒也，非成人也。藉曰：成人矣，野蠻之成人，非文明之成人也。



①〔訓話〕猶言註解。②〔惕〕音那，懼也。③〔凌亂〕雜亂也。④〔狼藉〕散亂不整也。⑤〔闕牆〕言兄弟不和陸也。聞讀如歎。⑥〔詐語〕詐，音粹，或碎，詭語也。詐語未詳，或取漢書賈誼傳母取箕帚，立而詐詭之義。⑦〔閔〕戶，鑿切。聚閔也。⑧〔墟〕古田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謂之墟，又大丘也。⑨〔癘〕音例，疫氣也。⑩〔敗行〕敗亂之行爲也。⑪〔成人〕成年之人也。⑫〔野蠻〕未開化之人也。

○童區寄傳

柳宗元

童寄者，○郴州○萸牧兒也。(年十一)行牧且萸，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就，去逾四十五里之，○虛所賣之。

寄○僞爲兒啼，恐慄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臥，○植刃道上。寄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耶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卽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寄自轉，以縛卽火爐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大驚。童

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①虛吏^②白州，州白^③大府，大府召視兒，幼^④愿耳。刺史^⑤顏證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史護之還鄉。

鄉之行劫縛者，^⑥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⑦秦武陽二歲，而^⑧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 ①〔童區寄〕謂童子姓區名寄。 ②〔郴州〕郴州，村郴州即今湖南縣。 ③〔蕘牧兒〕蕘音曉，採薪也。牧，放牛羊也。
④〔反接〕反縛其兩手也。 ⑤〔虛所〕野市曰虛，又作墟，所處所也。 ⑥〔僞〕假裝也。 ⑦〔易之〕輕視之也。 ⑧〔植〕立也。 ⑨〔背刃〕以背向刃也。 ⑩〔瘡手〕謂手爲火傷也。 ⑪〔虛吏〕如今之地保。 ⑫〔白〕告語也。 ⑬〔大府〕上官之稱。 ⑭〔愿〕謹厚也。 ⑮〔顏證〕顏泉卿之孫，時爲桂管刺史觀察。唐時，廣桂容邕安南皆屬廣府，謂之淮南五管。 ⑯〔側目〕謂不敢正視也。 ⑰〔秦武陽〕燕國勇士，年十三歲，見史記，刺荊軻列傳。 ⑱〔討〕誅也。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江^①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②淮之南，有賢人焉，字^③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

國文選讀 …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子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

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④扳，以致乎中庸而後已。正子蓋亦嘗云爾。夫安驅徐行，^⑤輔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

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①〔江南〕子固爲南豐人，接南豐宋隸江南西路建昌軍也。

②〔淮南〕宋淮南東西路，東至於海，西抵濉，南濱大江，北

界淮。③〔正之〕姓孫名虔，後改名侔，字少述，宋吳興人，早孤，爲文好古，內行孤峻，事母盡孝，母卒下土。嘗見王安石嘗

悲客居江淮間，展席皆不就。④〔扳〕音班，引也。⑤〔輔〕音咨，輟也，車跡所至也。

(備覽)

過介甫歸偶成

曾鞏

結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迂！知者尙復然，悠悠誰可語？

送東陽馬生序

宋濂

余幼時卽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能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遍觀羣書。

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忻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

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寒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

國文選讀 …… 送東陽馬生序（宋濂）

靴裂而不知；至舍，四肢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佩容臭，燁然若神人；余則縹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

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名氏，况才之過於余者乎？

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

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譔長書以爲贊，辭甚暢達，與之論辯，言和而色粲，自謂少時用心，

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①詆我誇際過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余者哉？

①〔東陽〕縣名，明清皆屬浙江金華府。

②〔碩師〕大儒也。

③〔先達〕前輩之明達者。

④〔叱咄〕怒聲也。

⑤

〔鞞〕音君，手足凍而拆裂也。

⑥〔容臭〕盛香料之袋，禮「男女皆佩容臭」。

⑦〔緇袍〕以舊絮或碎麻著於其中，謂粗

惡之衣也。緇音蘊，桑麻也。

⑧〔太學〕亦稱國學，明清時稱國子監。

⑨〔廩稍〕廩食也，以其稍稍給之，故謂米廩爲稍。

⑩〔司業博士〕皆國子監中官名。

⑪〔譖〕與撰同，著作也。

⑫〔贊〕音至，初見時所執物也。

⑬〔擗〕常也，謂不語

不卑如其常度也。

⑭〔詆〕音低，上聲，毀辱也。

求賢詔

漢高帝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①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

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②一冢；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③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④鄧侯

下諸侯王御史⑤中執法下⑥郡守⑦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⑧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①(豈特古之人乎)古之人比當世之主以王伯自期以古人期士。②(一家)謂統一中國也。③(御史大夫昌)

御史大夫官名掌副丞相昌周昌也。④(鄼侯)蕭何也。⑤(中執法)中丞也。⑥(郡守)置郡守丞尉各一人守治

民丞佐之尉典兵。⑦(其有意稱明德者)意實可稱明德非僞士也。⑧(署行義年)書其行狀儀容年紀。

孝丐傳

王暉

丐不知其邑里，①明孝宗時，嘗行丐於②吳市。凡丐所得食，多不食，每分貯之③筒④篋中。見者以爲異，久之，詰其故，曰：「⑤吾有母在，將以遺之耳！」好事者欲窮其說，跡之行，行里許，至岸傍，竹樹扶疏，一敝舟繫柳蔭下，舟故敝，頗潔，有老⑥媪坐其中。丐坐地出所貯飲食，整理之，捧以登舟，陳食傾酒，⑦踞奉母前，伺母舉杯，乃起唱歌，爲兒戲以娛母。觀其母意，殊安之也。母食盡，然後他求。

一日，丐道上無所得，⑧憊甚。有沈孟淵者，哀而與之食，且⑨少周之，丐寧

忍餓，終不先母食也。如是者數年。母死，丐遂不知所終，丐自言沈姓，年可三十許，長洲^①祝允明紀其事。

論曰：一世衰道微，人於所^①暱愛，謙飲，務極華侈，尊貴在前，斗酒爲壽，^②偃僂罄折，每^③伺其顏色，以爲喜懼。至於父母，則^④泊然也。間有^⑤自謂能養，或亦等於犬馬，且多不顧父母之養者，以視斯丐，何如耶？

①〔明孝宗〕明之弘治。

②〔吳〕即今蘇州吳縣。

③〔筒〕竹筒也。

④〔篚〕音匪，竹器，方曰篋，圓曰篚。

⑤〔吾有

母在兩句〕左傳：小人有母，皆營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愛，請以遠之。

長跽也。

⑧〔憊〕困乏也。

⑨〔少周〕羣事周濟也。

⑩〔祝允明〕字希哲，明人。

⑪〔偃僂

僂，僂折〕猶言卑躬屈節也。

⑫〔伺〕偵察也。

⑬〔泊然〕漠然也。

⑭〔自謂能養兩句〕論語爲政篇：今之孝者，是

爲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掃墓

包公毅

二十三日。是日，我於學堂中告假一天，將侍吾父母往掃先人之墓。吾祖塋在支硎山白馬澗，相傳爲^①支公飲馬地也。時則父母攜我及妹偕，并隨

一老蒼頭，自金閶門買棹往；雖輕舸一葉，而明窗淨几，蕩漾於波光山影之中，如入畫圖也。舟行如飛，和風煦拂，春意中人欲醉，而兩岸桃花，繽紛如紅雨，落英飄墮水面，爭爲游魚所^㊸啜。

船進環龍橋，卽繫纜於樹樁。岸距吾祖塋可三里^㊹，吾母及妹乘山輿以行；老蒼頭担榼而從，余與吾父喜徒步，循紫陌而行。菜花已黃，蜂蝶作團；而泉流之聲淙淙然，與枝上流鶯相酬答。

^㊺展墓時，吾父告以：「^㊻主位爲若曾祖父母，^㊼昭穆卽若祖父母也。若祖母吳太孺人，以孝聞於戚^㊽鄰間，若祖父早卒，吾母事衰姑，十餘年如一日，食不安味，暝無^㊾恬睡，先雞鳴而起，後^㊿斗轉而息，卒以勞瘁過甚，先汝曾祖母而逝。悲夫，吾母也！」吾父言此，爲之淚下，吾母聞父言，亦襟袖爲濕。阿妹見母哭，則^㊽嗷然大號，而余乃癡然如木人。

吾祖母之旁，有一小塋，吾母語余曰：「此若長姊可青也。」^㊾塋時僅三歲，最得祖母歡心，每晨必向阿婆索餅餌，以暴疾殤。殤時，猶緊握爾父之手，呼阿

爺也。嗟乎青兒！今得長侍慈愛之。大母矣！吾母語時，又悲不能仰。吾妹攬母頸，謂母不許哭。守墓者一老婦也，與吾父縷縷然道太夫人事，而肩山輿之老鄉人，亦能話吾家前三代故事也。

展墓既竟，守塋人請惠顧其廬，將烹茗餉客。吾妹入鄉村，覺在在皆可愛。玩沿路行來，掇拾野花，芳菲盈握，置諸吾青姊之塋，意將以是代花圈耶？既入媪室，亦頗精潔。媪往來至勤敏，足無留趾。村中兒童，圍而觀我輩，復竊竊私語。吾母出銅圓數十枚分贈之，咸歡躍道謝而去。媪家此時方育蠶，環屋咸植桑，採之卽是，且葱翠足爲敷陰。媪語吾母曰：「牆下之桑，適供所育之蠶，歲歲如是。纒絲後，入市售之，足爲老婦溫飽半年之需。」

飼蠶畢，乃復啓埘出雞。雞至肥碩，尤有二雄雞，利啄健距，作格格聲，妹大呼曰：「壯哉是雄雞也！」余亦拍手歡笑。吾母曰：「媪逐日潔雞棲乎？何一無積垢也！則宜其家禽之肥碩矣。」

時吾父方背手觀山，而夕陽斜照於林間，與人來促歸矣。吾母則自懷中

出鉛筆，畫其④煙巒之大概，歸將渲染作層巒疊嶂之圖。笑語余曰：「若父母他日即歸骨於此，長依照祖父母之邱墓，先為作此圖，以與汝曹作紀念也。」
下舟解纜，一路山光水色，令人心目為暢。兩岸又時時見竹籬茅舍，楊柳桃花，掩映於村居。抵家，則燈火零星，時光已垂暮矣。

- ①〔祖塋〕祖宗之墳墓。
- ②〔支公〕名漸，晉時僧，姓好馬，隱於支硎山，山在今江蘇吳縣西南。
- ③〔唼〕魚食也。
- ④〔弱〕有餘曰強，不足曰弱。
- ⑤〔展〕展也。展墓，瞻拜先人之墳墓也。
- ⑥〔主位〕正中為主位。
- ⑦〔昭穆〕左為昭，右為穆。
- ⑧〔鄰〕即鄰字。咸鄒，猶言親戚家。
- ⑨〔恬睡〕安眠也。
- ⑩〔斗〕星名。斗轉，天將曉時。
- ⑪〔啄然〕猶言呱的一聲。
- ⑫〔殤〕年十九以下死曰殤。
- ⑬〔大母〕祖母也。
- ⑭〔芳菲〕香美之花草也。
- ⑮〔花圈〕西人多用花圈置墓上以表紀念，今我國亦通行矣。
- ⑯〔埭〕籬窩也。
- ⑰〔煙巒〕山紆迴連綿曰巒。煙巒，謂山色空濛，遠望如煙也。

書過善人事

薛福成

嘉慶十九年，淮南州縣旱饑，含山濱江之鄉，有銅城閘鎮者，歲比有秋，隣縣饑民，扶老攜幼，就食者數千人，鄉人大驚，為闔戶罷市，自門隙矚之，衆無所得食，益洶洶。處士過實圃先生，恐有變，亟出慰之，曰：「諸君饑求食，當謀所以。」

食爾；請與諸父老議之。」

明日，集里中好善者，富出財，貧輸力，自倡巨貲，綢繆經紀，張席隙地以居之。老羸婦孺，計口賦食，傭其壯者於四鄉農戶，俾自食其力；寒有襦，病有藥，歿有棺，孕且育者厚賙之，給以曠壤，課蒔蔬菜，儲水具，警火災。其冬，山鄉得雨，遣丁壯以所得備值，歸而種麥。麥熟，乃各挈婦子歸。歡聲徹衢巷，呼曰：「善人善人！」由此四方至者，皆知有過善人云。

余同年友竹潭孝廉，先生孫也。光緒五年，正月，竹潭手一冊，請余書其事。且述先生訓曰：「吾家僅萬金產，以賑饑，耗其半；次年歲大穰，糶穀獲倍蓰利，遂復其初。人何憚而不爲善哉？」余謂此先生勉子孫爲善之言耳。若預存獲報之心，則計較得失，必不能破產以求仁；卽勉爲之，而報非可必得，將遂不振人之急乎？彼其時但以活人爲心耳，雖盡耗其產，何慮？惟然，故仁術無不周，而澤之被人者宏，卒受天祐，其產可復，而其後必昌，報施之理然也。嗟夫！方饑民索食，洵人以引避爲智，相率閉拒，則彼計無復之，勢將剽奪。一鄉被其患，而

過氏無獨全之理；先生挺然以一身肩其任，弭變之智，與郵難之仁兼至，究亦無損於其家。故知存計較得失之心者，公與私兩失；去計較得失之心者，公與私兩得。通是義也，雖任天下事，可也。

先生諱華，字曙初，號實圃。他行多可述者，非大誼所存，故不著。

書葉機

龔自珍

鄞○人葉機者，可謂異材者也！

嘉慶六年，舉行辛酉科鄉試，機以廩貢生治試具，凡竹籃泥爐油紙之屬悉備。忽得巡撫檄曰：「貢生某毋與試！」機大詫。

初，○蔡牽○朱潰兩盜爲海巨癩，所至劫掠戶口以百數，歲必再三至。海濱諸將，怵息俟其去，或揚帆施槍，礮空中送之，寇反追，衄不以聞，故爲患且十年。巡撫者，○儀徵○阮公也，素聞機名，知沿海人信官不如信機，又知海寇畏鄉勇勝畏官兵，又知鄉勇非機不能將。

八月，寇^④定海，將犯鄞。機得檄，號於衆曰：「我一貧貢生吮墨執三寸管，將試於有司，售則試京師，不售，歸耳。今^⑤中丞過聽，檄我將鄉里與海寇戰，毋乃哈乎！雖然，不可已，願諸君助我！」

衆曰：「盍請銀於文官。」「不可。」「盍假礮於武官。」「不可。」「事亟矣！何以助君？」

葉君乃揜臂大呼且誓曰：「用官庫中一枚錢，借官營中一秤火藥而成功者，非男子也！」飛書募健足，至行省，假所知豪士萬金，假縣中豪士萬金，遂濃墨署一紙曰：「少年失鄉曲歡，致凍餓者，有拳力絕人者，漁於海者，父子兄弟有曾戕於寇者，與無此數端而願從我者，皆畫諾！」夜半，齎紙者反，城中村中畫諾者幾三千人。天明，簿旂幟若干，火器若干，糧若干。機曰：「烏用衆以九舟出，^⑥餘聽命。」

是日也，潮大至，神風發於海上，一槍之發，抵巨礮一檣之勢，抵^⑦餘艘，殺賊四百餘人。

九月，又敗之於岸；十月，又逐之於海中；明年正月，又逐之於島。浙半壁平。出軍時，檣中有紅心藍邊旂，機之旂也；自署曰代山，其村名也。朱潰艦中或爭，軌詛神，必曰：「遇代山旂！」

阮公聞於朝，奉旨以知縣用。今爲江南知縣，爲龔自珍道其事。

①〔鄞〕縣名，今浙江會稽道治。

②〔蔡牽〕清同安人，好滑能使衆。嘉慶間，安南王阮福映盡逐國內奸匪，其在閩者，皆爲牽所併，剽劫商船，掠奪戶口，勢甚張；後犯臺灣，攻府城，稱鎮海王，屢爲清兵所剿，敗乃自裂其船沉海死。

③〔朱潰〕與蔡牽同爲盜，於閩浙海面，爲清將許松年所環死，弟渾率衆降。

④〔儀徵〕今縣名，清曾改名揚子縣，屬江蘇淮揚道。

⑤〔阮公〕名元，字伯元，號芸臺，乾隆進士，時爲浙江巡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歷官中外，所至以提倡學術爲己任。卒諡文達。

⑥〔定海〕清初爲縣，後升廳，今仍改縣，屬浙江會稽道，地在鄞縣東面海中，卽舟山也。

⑦〔中丞〕本御史，大夫之丞官，御史大夫廢，遂以爲御史臺率，職最雄峻。明清時，命副都御史或僉都御史，出任巡撫事，故俗稱巡撫爲中丞。

⑧〔餘聽命〕其餘則留待後命也。

⑨〔餘腥〕餘，音余。餘腥，大舟也。

(備覽)

前出塞

杜甫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後出塞

杜甫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邱？
軍部不可留。千金買馬鞭，百金裝刀頭。闔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
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不笑看吳鉤。

左忠毅公軼事

方苞

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為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者，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窺獄門外。逆闖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鑿，偽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股以下，筋骨盡脫矣。

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持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⑤蕪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八，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更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

①〔左公〕左光斗，字遺直，明桐城人。萬曆進士，後為魏忠賢所害，與楊漣同死於獄。證忠毅。 ②〔史可法〕字塞之，一字道

鄰，明祥符人。崇禎進士。福王立，以兵部尚書大學生督師揚州。城破，被捕，不屈死。 ③〔廠獄〕明成祖立東廠，經訪謀逆妖言

等，使太監領其事，其獄為之廠獄。 ④〔鑊〕是具也，鉤屬。 ⑤〔蕪黃潛桐〕蕪，今蕪春縣，黃，今黃岡縣，並屬湖北。潛，今潛山

縣，桐，今桐城縣，並屬安徽。鳳廬，即鳳陽廬江二府之兵備道也。鳳陽府治，今安徽鳳陽縣。廬江府治，今安徽廬江縣。

醉鄉記

戴名世

昔余嘗至一鄉，輒頽然靡然；昏昏冥冥，天地爲之易位，日月爲之失明；目爲之眩，心爲之荒惑，體爲之敗亂。問之人曰：是何鄉也？曰：酣適之方，甘旨之嘗，以○徇以祥，是謂醉鄉。

嗚呼！是謂醉鄉也歟？古之人直欺余也。吾嘗歎夫○劉伶○阮籍之徒矣。當是時，○神州○陸沈，中原○鼎沸，而天下之士放縱恣肆，淋漓顛倒，相率入醉鄉不已。而以吾所見，其間未嘗有可樂者，或以爲可以解憂云爾。

夫憂之可以解者，非真憂也。夫果其有憂焉，抑亦不必解也。况醉鄉實不能解其憂也。然則入醉鄉者，皆無有憂也。

嗚呼！自劉阮以來，醉鄉徧天下；醉鄉有人，天下無人矣。昏昏然，冥冥然，頽墮委靡，入而不知出矣。其不入而迷者，豈無人也歟？而荒惑敗亂者，率指以爲笑，則真醉鄉之徒也已。

○〔徜徉〕戲蕩也。

○〔劉伶〕字伯倫，晉沛國人，放蕩肆志，嘗以酒為心，性嗜酒，嘗著酒德頌，一篇行於世。

○〔阮籍〕字嗣宗，晉留人，任情不羈，嗜酒放曠，閒步兵，有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

○〔神州〕中國曰赤縣神州。

○〔陸沈〕譬無水而沉也。殆指懷帝愍帝之降而西晉遂亡也。

○〔鼎沸〕喻亂意也。殆指劉淵石勒之擾河洛也。

宋人及楚人平 宣公十五年 公羊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一揖而去之。

○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

「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

此皆大夫也。①其稱人何？②貶。曷爲貶平者在？③下也。

①〔外平不書〕外平者，他國與他國平也。非關魯事，故不記。②〔已〕指華元子反對君而言也。③〔莊王〕名旅，楚君。
 ④〔司馬〕官名。⑤〔子反〕公子側。⑥〔乘堙〕乘，登也。堙，土山也。⑦〔闕〕同貌，小視也。⑧〔華元〕宋大夫。
 ⑨〔憊〕疲極也。⑩〔析〕分割也。⑪〔骸〕枯骨也。⑫〔炊〕以火熟之也。⑬〔相馬而秣〕以粟飼馬曰秣。耜者以木銜馬口，使不得食，示有蓄積。⑭〔使肥者應客〕肥，謂肥馬；示飽足也。⑮〔情〕實也。⑯〔勉之〕令其勉力堅守也。⑰〔反于莊王〕反報莊王也。⑱〔區區〕小也。⑲〔舍而止〕命子反築舍處此，以示不去。⑳〔其稱人何〕謂子反華元皆大夫，何以稱人。㉑〔貶〕春秋以一字爲褒貶，貶者罪之也。㉒〔在下〕言不在君而在大夫，罪其事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二年 穀梁傳

國文選讀 宋人及楚人平 (公羊傳)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廡，而置之外廡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又諫曰：「語曰：『晉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①〔夏陽〕硤邑在今山西平陸縣左傳作下陽。②〔虞無師〕晉滅夏陽虞未嘗出師。③〔先晉〕虞許假道是先晉有滅虢之心也。④〔主〕主動也主動滅夏陽者實晉而歸之虞即公羊首惡之意。⑤〔塞邑〕邊界也。⑥〔舉〕拔也。⑦〔荀息〕晉大夫。⑧〔屈產之乘二句〕屈地所產之良馬，垂棘所產之美玉。⑨〔借道乎虞〕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必借道。⑩〔取之中府四句〕府，藏寶而靡置馬曰中曰外猶言暫寄諸虞終爲晉物也。⑪〔達心而儒〕謂達於心而儒於事。⑫〔少長於君〕言自少至長與君同處。⑬〔其言略〕明達之人言則舉綱挈要。⑭〔玩好〕指馬璧。⑮〔患在一國之後〕發在先。⑯〔不便〕不利也。⑰〔曹〕國名姬姓武王同母弟振鐸所封地即今山東定陶縣。

顏觸說齊王 國策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緡。」由是觀之，生王之頭，

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①病耳，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②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③麗都。」顏闕辭去，曰：「夫玉生于山，^④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⑤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⑥遂也；然而^⑦形神不全。闕願得^⑧晚食以當肉，^⑨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⑩虞。」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闕知足矣。^⑪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 ①〔齊宣王〕名辟疆。
- ②〔顏闕〕齊人。
- ③〔前〕使之就已也。
- ④〔慕勢〕羨慕勢利。
- ⑤〔趨土〕尊賢禮士。
- ⑥〔忿然作色〕不悅之意。
- ⑦〔柳下季〕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故名。
- ⑧〔壘〕聚也。
- ⑨〔萬戶侯〕食邑萬戶之侯封爵之上也。
- ⑩〔病〕辱也。
- ⑪〔太牢〕牛羊豕具為太牢。
- ⑫〔麗都〕華美也。
- ⑬〔制〕裁斷也謂琢其璞而取之。
- ⑭〔太璞不完〕玉在石中曰璞不完失其本真也。
- ⑮〔遂〕達也。
- ⑯〔形神不全〕夫士之本真也。
- ⑰〔晚食〕飢而後食也。
- ⑱〔安步〕緩行也。
- ⑲〔虞〕娛也。
- ⑳〔歸真反璞〕食不羨太牢，出不羨乘車，安分守己，無罪為樂，是猶玉之全真而完璞也。

山陰道上

徐蔚南

一條修長的石路，右面盡是田畝，左面是一條清澈的小河，隔治是個村莊，村莊的背景是一聯青翠的山岡；原來就是所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山陰道。誠然，一青的山，綠的水，花花世界。我們在路上行時，望了東又要望西，苦了一雙眼睛。道上很少行人，有時除了農夫自城中歸來，簡直沒有別個人影了。我們正愛那清冷，一月裏總來這道上散步二三次。道上有個路亭，我們每次走到路亭裏，必定坐下來休息一會。路亭底兩壁牆上，常有人寫着許多粗俗不通的文句，令人看了發笑。我們穿過路亭，再往前走，走到一座石橋邊，纔停步，不再往前走了，我們去坐在橋欄上，曠望四周的野景。橋下的河水，尤清潔可鑑。它那喃喃的流動聲，似在低訴那宇宙的永久秘密。

下午，一片斜暉，映照河面，有如將河水鍍了一層黃金。一羣白鴨聚成三角形最魁梧的一頭做嚮導，最後的是一排瘦瘠的，在那鍍金的水波上向前游去，向前游去。河水被鴨子分成二路，無數軟弱的波紋，向左右展開，展開，展開，展到河邊的小草裏，展到河邊的石子上，展到河邊的泥裏……

我們在橋欄上，這樣注視着河水的流動，心中便充滿了一種喜悅。但是這種喜悅，只有唇上的微笑，輕勻的呼吸，和和善的目光，能表現得出。我還記得那一天，當時我和他兩人看這一幅天然的妙畫，我們倆默然相視了一會，似乎我們的心靈已在一起，已互相了解，我們底友誼已無須用言語解釋，——更何必用言語來解釋呢？

遠地裏的山岡，不似早春時候，盡被白漫漫的雲霧罩着了，巍然接連着站在四圍，青青地閃出一種很

散慢的薄光來。山腰裏的寥落松柏，也似乎看得清楚了。橋左旁的山底形式，又自不同，獨立在那邊，黃色裏泛出青綠來，不過山上沒有一株樹木，似乎太單調了；山麓下却有無數的竹林和叢藪。

離橋頭右端三四丈處，也有一座小山，只有三四丈高，山巔上縱橫都有四五丈，方方的有如一個露天的戲臺，上面鋪着短短的碧草。我們每登上了這山頂，便如到了自由國土一般，將鎮日幽閉在胸間的遊戲性質，盡情發洩出來。我們毫沒有一點害羞，毫沒有一點畏懼，我們盡我們底力量，唱起歌來，做起戲來，我們大笑，我們高叫，啊！多麼活潑，多麼快樂！幾日來積聚的煩悶完全消盡了。玩得疲乏了，我們便在地上坐下來，臥下來，觀看青空裏的白雲。白雲確有使人欣賞的價值，一團一團地如棉花，一捲一捲地如波濤，連山一般地擁在那兒，野獸一般地站在這邊；萬千狀態，無奇不有。這一幅最神秘最美麗最複雜的畫片，只有睜開我們底心靈的眼睛來，才能看出其間的意義和幽妙。

太陽落山了，它的分外紅的強光，從樹梢頭噴射出來，將白雲染成血色，將青山也染成血色。在這血色中，它漸漸向山後落下，忽而變成一個紅球，浮在山腰裏。這時它底光已不耀眼了，山也暗澹了，雲也暗澹了，樹也暗澹了，——這紅球原來，是太陽底影子。

蒼茫暮色裏，有幾點星火在那裏閃動，這是城中電燈放光了，我們不得不忽忽回去。

作文底基本的態度

文章作法附錄一

夏丏尊
劉薰宇

我曾看了不少關於文章作法的書籍，覺得普通的文章其好壞大部分是態度問題，只要能了解文章底態度，文章就自然會好，至少可以不至於十分不好的。古今能文的人，他們對於文章法訣，一個說這樣，一

個說那樣，各有各底說法，但是千言萬語，都不外乎以讀者為對象。務使讀者不覺苦痛厭倦而得趣味快樂。所謂要有秩序，要明暢，要有力等等，無非都是想適應讀者底心情。因為離了讀者，就可不必有文章的。

要使文章能適合讀者底心情，技巧底研究，原是必要，態度底注意，却比技巧更加要緊。技巧屬於積極的修辭，大部分有賴於天分和學力；態度是修辭底消極的方面，全是情理範圍中的事，人人可以學得的。要學文章，我以為初步先須認定作文底態度，作文底態度，就是文章底 A B C。

初中的學生，有的文字已過得去，有的還是不大好。現在作文用語體，只要學過了語法的，語句上底毛病，當然不大會有，而平日文題又很有自由選擇的餘地，何以還有許多的毛病呢？我以為毛病都是由態度不對來的。態度不對，無論加了甚麼修飾或技巧，文字也不能像樣。不，反覺討厭，好像五官不正的人擦上了許多脂粉似的。

文章的態度，可以分六種來說。我們執筆為文的時候，可以發生六個問題：

- (一) 爲甚麼要做這文？
- (二) 在這文中所要述的是甚麼？
- (三) 誰在做這文？
- (四) 在甚麼地方做這文？
- (五) 在甚麼時候做這文？
- (六) 怎樣做這文？

用英語來說，就是 Why? What? Who? Where? When? How? 六字可稱爲「六 W」。現

在試逐條說述。

(一) 爲甚麼要做這文？這就是所以要做這文的目的。例如：這文作了給人看的呢，還是自己記着備忘的？是作了勸化人的呢，還是但想作了使人了解自己的意見，或是和人辯論的？是但求實用的呢，還是想使人見了快樂感得趣味的？是試驗的答案呢；還是普通的論文？諸如此類。目的可各式各樣，因了目的如何，作法當然不能一律。普通論文中很細密的文字，當作試驗答案，就冗瑣討厭了。見了使人感到趣味快樂的美文，用之於實用，就覺得不便了。周子的愛蓮說，拿到植物學中去當關於說明「蓮」底一節，學生就要莫名其妙了。所取的題目雖同，文字依目的而異，認定了目的，依了目的下筆，才能大體不誤。

(二) 在這文中所要述的是甚麼？這是普通所謂題義，就是文章底中心思想。作文能把持中心思想，自然不會有題外之文。例如在主張男女同學底文字中，斷用不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等類的廢話。在記述風災的文字，斷不許有颶風生起底原因底科學的解釋。我在某中學時，有一次入學試驗，我出了一個作文題「元旦」，有一個受試者開端說甚「元旦就是正月一日，人民於此日大家休息遊玩……」等類的話，中間略述社會歡樂情形，結末又說「不知國之將亡……」，凡我血氣青年快從今日元旦覺悟……」等，這是全然忘了題義底例。

(三) 誰在做這文？這是作者底地位問題，也就是作者與讀者底關係問題。再換句話說，就是要問以何種資格向人說話。例如：現在大家同在一個學校裏，假定這學校還沒有高級中學，而大家都希望添辦起來，將此希望的意思，大家作一篇文字，教師底文字與學生底文字，是應該不同。校長如果也作一篇文字，與教師學生的亦不相同。一般社會上的人，如果也提出文字來，更加各各不同。要點原是一致，而說話的態

度，方法等等，却都不能不異的。同樣，子對於父，和父對於子不同，對一般人和對朋友不同，同是朋友之中，對新交叉和對舊交不同。記得有一個笑話，有一學生寫給他父親的信，說：「我錢已用完，你快給我寄十元來——勿誤——」父親見信大怒，這就是誤認了地位的毛病了。

(四) 甚麼地方做這文？作這文的所在地，也有認清的必要，或在鄉村，或在都會，或在集會（如演說），或在外國，因了地方不同，態度也自須有異。例如在集會中，應採眼前人人皆知的材料，在鄉村應採鄉村現成的事項，在國外，應用外國語，在國內，應用本國語（除不得已須用外國原語者外）。「我們的Father」「你的Wife」之類，是怪難看難聽的。

(五) 在甚麼時候做這文？這是自己底時代觀念，須得認清的。作這文在前清，還是在民國成立以後，這雖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實際上還有人沒了解。現在嘆氣早已用「唉」音了，有許多人還一定要用「嗟乎」「嗟乎」明明是總統，偏叫做「元首」，明明是督軍，却自稱「疆吏」，往年黎元洪底電報，甚至於使人不懂，這不是時代錯誤是甚麼？

(六) 怎樣做這文？上面的五種態度都認清了，然後再想，做文底方法，用普通文體呢，還是用詩歌體？簡單好呢，還是詳細好？直說呢，還是婉說？開端怎樣說？結末怎樣說？先說大旨，後說理由呢，還是先說事實，後加斷定？怎樣才能使我底本旨顯明？怎樣才能免掉別人底反駁？關於此種等等，都須自己打算研究。

以上六種，我以爲是作文時所必須認清底態度，雖然很平凡，但却必須知道，把他連結起來，就只是像下面的一句話：

「誰對了誰，爲了甚麼，在甚麼地方，甚麼時候，用了甚麼方法，說甚麼話。」

如果所作的文字，依照這裏面的各項檢查起來，都沒有毛病可指，那就是好文字，至少不會成壞文字了。不特文字如此，語言也是這樣。作文說話時，只要能够留心這「LW」，在語言文字上就可無大過了。

爸爸的看護者

夏丐尊譯

正當三月中旬，春雨綿綿的一個早晨，有一鄉下少年滿身沾透了泥水，一手抱了替換用的衣包，到了耐普爾斯市某著名的病院門口。把一封信遞給管門的，說要會他新近入院的父親。少年生着圓臉孔，面色青黑，眼中好像在沈思着甚麼；厚厚的兩唇間，露出雪白的牙齒。他父親去年離了本國到法蘭西去做工，前日歸到意大利，在耐普爾斯登陸後，忽然患病，遂進了這病院。一面寫信給他的妻，告訴她自己已經回國，及因病入院的事。她得信後雖很耽心，但因有一子正在病着，還有着乳下的小兒，不能分身，不得已叫長子到耐普爾斯來探望父親。——家裏都稱為爸爸——少年是天明動身，步行了三十哩的長途，纔到了這裏的。管門的把信大略瞥了一眼，就叫了一個看護婦來，託她領了少年進去。

「你父親叫甚麼名氏？」看護婦問。

少年恐病人已有了變故，一壁暗地焦急狐疑，一壁震慄着說出他父親的姓名來。

看護婦一時記不起他所說的姓氏，再問：

「是從外國回來的老年職工嗎？」

「是的，職工呢原是職工，老是未十分老的，新近才從外國回來哩。」少年說時越加耽心。

「幾時入院的？」

「五日以前。」少年看了信上的日期說。
看護婦暫時記憶了一會，突然好像記起了的樣子說：「是了是了，是在第四號病室中一直那面的牀位裏。」

「病得很利害嗎？怎樣？」少年焦急了問。

看護婦目注視着少年，不回答他，但說：「跟了我來！」

少年跟着看護婦上了樓梯，到了長廊盡處一間很大的病室裏，其中病牀分左右二排列着。「請進來，」看護婦說。少年鼓着勇氣進去，但見左右的病人都青了臉，瘦如柴地臥着。有的閉着眼睛，有的向上凝視，又有小孩似地在那裏哭泣的。薄暗的室中，充滿了藥氣，兩個看護婦拿了瓶匆忙地東西循環走着。

到了室的一隅，看護婦立住在病牀的前面，扯開了牀幕，說：「就是這裏。」

少年哭了出來，急把衣包放下，將臉靠近病人的肩頭，一手去握那露出在被外的手。病人只是不動。

少年起立了看着病人的狀態，又哭泣起來。這時病人忽然把眼張開，注視着少年，似乎有些知覺了，可是仍不開口。病人很瘦，看去幾乎已認不出是他的父親，不是，髮也白了，鬚鬚也長了，臉孔腫脹而青黑，好像皮膚要破裂似的。眼睛縮小了，嘴唇也加厚了，差不多全不像父親平日的樣子，只有面孔的輪廓和眉間，還似乎有些像父親。呼吸已只有微微的一點。少年叫說：

「爸爸！爸爸！是我呢，不知道嗎？是西西洛（Cicilo）呢！母親自己不能來，叫我來迎接你的。請你向我看。你不知道嗎？說句話給我聽聽呵！」

病人對少年看了一會，又把眼閉攏了。

「爸爸！爸爸！你甚麼了？我就是你兒子西·西·洛啊！」

病人仍不動，祇是苦苦地呼吸着。少年哭泣着把椅子拉了攏去坐着等待。眼睛牢牢地注視他父親。他想：「醫生想快來了，那時就可知道詳情罷。」一面又獨自悲哀地沈思，想起父親種種的事體來：去年送他下船，在船上分別的光景，他說賺了錢回來，全家一向很歡樂地等待着的情形，接到病信後的母親的悲愁，以及父親死去的狀態等，都一一想起，父親死後，母親穿了喪服和一家哭泣的樣子，也在心中浮出了。正沈思間，覺有人用手輕輕地拍他的肩膀，驚去看時，原來是看護婦。

「我父親甚麼了？」他很急地問。

「這是你的父親嗎？」看護婦親切地反問。

「是的，我來服侍他的。我父親患的甚麼病？」

「不要就心，醫生就要來了。」她說着去了，別的也不說甚麼。

過了半點鐘，鈴聲一響，醫生和助手從室的那面來了，後面跟着兩個看護婦。醫生按了病牀的順序，一等地診察，費了不少的工夫。醫生愈近攏來，西·西·洛覺得憂慮也愈重，終於診察到了隣接的病牀了。醫生是個長身而背微屈的誠實的老人。西·西·洛不待醫生過來，就立起了身。及醫生走到他身旁，他就哭了起來。醫生向他注視。

「這是這位病人的兒子，今天早晨從鄉下來的，」看護婦說。

醫生把一手搭在少年肩上，向病人俯伏了檢查脈膊，手摸頭額，又向看護婦問了經過狀況。

「也沒有甚麼特別變動，仍照前調理他就是了。」醫生對看護婦說。

「我父親怎樣？」少年鼓了勇氣，咽着淚問。

醫生又將手放在少年肩上：

「不要就心！臉上發了丹毒了，雖是很利害，但還有希望。請你當心服伺！他有你在旁邊，真是再好沒有了。」

「但是，我和他說，他一些不明白呢。」少年呼吸急迫地說。

「就會明白罷，如果到了明天。總之，病是應該有救的，請不要傷心！」醫生安慰他說。

西西洛還有話想問，只是說不出來，醫生就走了。

從此，西西洛就一心服伺他爸爸的病了。別的原不會做，或是替病人整頓枕被，或是時常用手去摸病體，或是趕去蒼蠅，或是呻吟的時候，去看病人的臉上，看護婦送湯藥來時，就取了調匙代爲灌餵。病人時時張眼看西西洛，可是好像仍不明白，不過每次注視他的時間，竟漸漸地長了些起來。西西洛用手帕遮住了眼哭泣的時候，病人總是凝視着他的。

這樣過去了一天，到了晚上，西西洛拿兩隻椅子在室隅拚着當牀睡了。天亮就起來看護。這天病人的眼色，好像已有些省人事了。西西洛說種種安慰的話給病人聽，病人在眼中似乎露出感謝的神情來。有一次，竟把口唇微動，好像要說甚麼話，暫時昏睡了去，忽又張開眼來查尋看護他的人。醫生來看過，兩次說覺得好了些了。傍晚，西西洛將茶杯拿近病人口邊去的時候，那唇間已露出微微的笑影。於是西西洛自己也高興了些，和病人說種種的話，把母親的事情，姊妹們的事情，以及平日盼望爸爸回國的情形等都說給他聽，又用了深情的言語，勸慰病人。懂嗎？不懂嗎？這樣自己疑怪的時候也有，但總繼續地和他說。病人雖不懂

西西洛所說的話，似乎因樂聞西西洛的籠着深情含着眼淚的聲音，所以總是側耳聽着。

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都這樣過去了，病人的病勢才覺得好了一些，忽而又變壞起來，反覆不定。西西洛盡了心力服伺，看護婦雖每日兩次送麵包或乾酪來，也只略略喫些就算，除了病人以外，甚麼都如不見不聞。像患者之中突然有危篤的人了，看護婦深夜跑來訪病的親友聚在一處痛哭等，一切病院中慘痛的光景，在他也竟不留意。每日每時，他只一心對着爸爸的病，無論是輕微的呻吟，或是病人的眼色略有變相，他都會心悸起來。有時覺得略有希望，可以安心，有時又覺得難免失望，如冷水澆心，左右使他陷入煩悶。

到了第五日，病人忽然沈篤起來了，去問醫生，醫生也搖着頭，表示難望有救，西西洛倒在椅上啜泣。可以使人寬心的是病人病雖轉重，似乎神志已清了許多。他熱心地看着西西洛，且露出歡悅的臉色來，不論藥物飲食，別人餵他都不肯吃，除了西西洛。有時口唇也會動，似乎想說甚麼。西西洛當病人如此時，就去扳住他的手，很快活的這樣說。

「爸爸好好地，就快全愈了！就要回到母親那裏去了！快了好好地！」

這日下午四時光景，西西洛依舊在那裏獨自流淚。忽然聽見室的外側有足音。

「阿姐！再會！」同時又聽見這樣的語聲。這語聲使西西洛驚跳了起來，暫時勉強地把已在喉頭的叫聲抑住。

這時，一個手裏纏着綳帶的人走進室中來，後面有一個看護婦跟送着他。西西洛立在那裏，發出尖銳的叫聲。那人回頭一看見西西洛，也叫了起來。

「西西洛！」一壁箭也似地飛近攏去。

西西洛倒伏在他父親的腕上，情不自遏地啜泣。

看護婦都圍集攏來，大家驚怪。西西洛仍是泣着。父親吻了兒子幾次，又注視了那病人。

「呀！西西洛！這是那裏說起！你錯到了別人那裏了，母親來信說已差西西洛到病院來了。等了你好久不來，我不知怎樣地就愛啊！西西洛！你幾時來的？爲甚麼會有這樣的錯誤？我已經全愈了，母親好嗎？孔德拉（Concella）呢？小寶寶呢？統怎樣？我現正在退院哩！大家回去罷啊！天啊！誰知道竟有這樣的事！」

「西西洛想說家裏的情形，可是竟說不出話。」

「啊！快活！快活！我會病得很危險了呢！」父親說了不斷地吻着兒子，可是兒子祇是立着不動。

「去罷，到夜還可趕到家裏呢。」說着，要拉了兒子走，而西西洛同視那病人。

「甚麼？你不回去嗎？」父親怪異了催促着。

西西洛又回顧病人，病人也張大了眼注視着西西洛。這時，西西洛不覺從心坎裏流出這樣的話來。

「不是爸爸！請等我一等，我不能回去，那個爸爸啊！我在這裏住了五日了，將他當做爸爸了的。我可憐他，你看他在那樣地看着我啊！甚麼都是我餓他吃的。他沒有我，是不好的。他病得很危篤，請等待我一會，我無論如何，今日是不能回去的。明日回去罷，等我一等，我不能棄了他走，你看，他在那樣地看我呢！他不知是甚麼地方人，我走，他就要獨自一個人死在這裏了！爸爸！暫時請讓我再留在這裏啊！」

「好個勇敢的孩子！」周圍的人都齊聲說。

父親一時決定不下。看看兒子，又去看看那病人。問周圍的人：「這人是誰？」

「也是個同你一樣的鄉間人，新從外國回來，恰和你同日進院的。送到病院來的時候，已甚麼都不知

道，話也不會說了。家裏的人大概都在遠處，他將你的兒子當着自己的兒子呢。」

病人仍是看着西·西洛。

「那末，你留在這裏罷。」父親向他兒子說。

「也不必留長久了呢。」看護婦低聲地說。

「留着罷！你真親切！我先回去，好叫母親放心。這兩塊錢給你作零用。那末，再會！」說畢，吻了兒子的額，就出去了。

西·西洛回到病牀旁邊，病人似乎就安心了。西·西洛仍舊從事看護，哭是已經不哭了，熱心與忍耐，仍不減於從前。遞藥呀，整理枕被呀，手去撫摸呀，用言語安慰他呀，從日到夜，一直陪侍在旁。到了次日，病人漸漸危篤，呻吟苦悶，熱度驟然加增。傍晚醫生來診，說今夜恐怕難過。西·西洛越加注意，眼不離病人，病人也祇管注視西·西洛，時時動着口唇，好像要說甚麼話。眼色有時也很和善，祇是眼瞳漸漸縮小而且昏暗起來了。西·西洛那夜徹夜服伺他，天將明的時候，看護婦來，一見病人的光景，急忙跑去。過了一會，助手就帶了看護婦來。

「已在斷氣了。」助手說。

西·西洛去握病人的手，病人張開眼向西·西洛看了一眼，就把眼閉了。

這時，西·西洛覺得病人在緊握他的手，喊叫着說：「他緊握着我的手呢！」

助手俯身下去觀察病人，不久即又仰起。

看護婦從壁上把耶穌的十字架像取來。

「死了」西西洛叫着說。

「回去罷，你的事完了。你這樣的人是有神保護的，將來應得幸福。快回去罷！」助手說。看護婦把窗上養着的筆花取下交給西西洛：

「沒有可以送你的東西，請拿了這花去當作病院的紀念罷！」

「謝謝！」西西洛一手接了花，一手拭眼。「但是，我要走遠路呢，花要枯掉的。」說着將花分開了散在病牀的四周。

「把這留了當作紀念罷！謝謝，阿姐！謝謝，先生！」又向着死者：

「再會……」正出口時，忽然想到如何稱呼呢？躊躇了一會，那五日來叫慣了的稱呼，不覺就脫口而出。

「再會爸爸！」說着取了衣包，忍住了疲勞，倦倦地慢慢地出去。天已亮了。

烏篷船

周作人

子榮君：

接到手書，知道你要到我的故鄉去，叫我給你一點什麼指導，老實說我的故鄉，真正覺得可懷戀的地方，並不是那裏，但是因爲在那裏生長，住過十多年，究竟知道一點情形，所以寫這一封信告訴你。

我所要告訴你的，並不是那裏的風土人情，那是寫不盡的，但是你那裏一看就會明白的，不必囉唆地多講。我要說的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這便是船。你在家鄉平常總坐人力車、電車，或是汽車，但在我的故

鄉那裏這些都沒有，除了在城內或山上是用轎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兩種，普通坐的都是「烏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別的風趣，但是你總不便坐，所以我也就不說了。烏篷船大的爲「四明瓦」，小的爲脚划船，亦稱小船。但是最適用的還是在這中間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圓形的，用竹片編成，中夾竹箬，上塗黑油；在兩扇「定篷」之間放著一扇遮陽，也是半圓的，木作格子，嵌著一片片的小魚鱗，徑約一寸，頗有點透明，略似玻璃而堅韌耐用，這就稱爲明瓦。三明瓦者，謂其中艙有兩道，後艙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櫓，大抵兩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頭著眉目，狀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頗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舊則無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約可以使你直立，艙寬可以放下一頂方桌。四個人坐著打馬將，——這個恐怕你也學會了罷？小船則真是一葉扁舟，你坐在船底蓆上，篷頂離你的頭有兩三寸，你的兩手可以擱在左右的舷上，還把手都露出在外邊。在這種船裏彷彿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時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風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會船底朝天，發生危險，但是也頗有趣味，是水鄉的一種特色。不過你總可以不必去坐，最好還是坐那三道船罷。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電車的那樣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裏路，（我們那裏的里程是很短，一里纔及英里三分之一）來回總要預備一天。你坐在船上，應該是游山的態度，看看四圍物色，隨處可見的山，岸旁的烏柏，河邊的紅蓼和白蘋，漁舍，各式各樣的橋，困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掣出隨筆來看，或者沖一碗清茶，啣個門外的鑑湖一帶，賀家池，壺觴左近，我都是喜歡的，或者往雙公埠騎驢去游蘭亭。（但我勸你還是步行，騎驢或者於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蒼然的時候，進城上都挂著薛荔的東門來，倒是頗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靜，你往杭州去時，可於下午開船，黃昏時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

這一帶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記了。夜間睡在艙中，聽水聲櫓聲，來往船隻的招呼聲，以及鄉間的犬吠鷄鳴，也都很有意思。僱一隻船到鄉下去看廟戲，可以了解中國舊戲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看就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只可惜講維新以來這些演劇與迎會都已禁止，中產階級的低能人別在一布業會館一等處建起「海式」的戲場來，請大家買票看上海的貓兒戲。這些地方你千萬不要去——你到我那故鄉，恐怕沒有一個人認得，我又因為在教書不得陪你去玩，坐夜船談閒天，實在抱歉而且惆悵。川島若夫婦現在僑山下，本來是可以給你介紹，但是你到那裏的時候，他們恐怕已經離開故鄉了。初寒，善自珍重，不盡。

東行隨感錄

李哲生

第一日，泊○萬縣，便是舊曆中秋日。萬縣那地方，烏合蜂屯的各種軍隊很多，上岸異常危險，我便不上岸。對着這空江夜月，異常清爽；若不是艙位的狹窄汗垢，人聲的擾攘喧嘩，便真是佳境了。第二日，經過有名○三峽，抵○宜昌，風景之美，真不能用文字言語形容。人說山水之美如畫，像這樣峯奇勢詭，移步換形，便畫也畫不出。

忠州○石堡寨，○一層層堆上高峯，很可觀。再下過○夔州，○昭烈廟在山半，即是○白帝城遺址。○八陣圖在下面江中，水深輪疾着不見夔府以下，遠遠便見了○夔門，兩面山脚伸入水中，江面極窄，遂入了夔峽。○巖瀨堆便在前面。北岸有羊腸細路一條，異常危險，乃是拉上水船是繆路，從前還沒有，是○鮑超出鉅金雇人鑿的。船行數十分鐘，過了夔峽，山勢稍開。頃刻過了○巫山縣，入巫峽了。夔峽三十里，巫峽一百二十

五里都是高峯刺天，崖壁並無大樹，全露石骨，現出蒼翠如玉的顏色，或是苔蘚蒙茸，萬丈青綠，中間夾雜着黃銅色的石骨不生寸艸，日光映着，好像黃金^⑤闕一般。山峯的形狀，千奇百怪，有筆管一般的尖峯，有圓錐形的，三稜形的，上豐下銳的，上懸下削的，扇形平頂如門扇的，如城闕的。總之，不是我們平常懸想得出。巫峽過去，叢樹中露出白色小廟，門上有「玉皇觀」三字，那便是古代的^⑥黃陵廟。山上無數洞穴，有人在穴中建屋居住；此外，艸樹中的人家，豆人寸屋，隱現其間。有時兩山夾江，日光斜射，此岸山的陰影，遮着彼岸山的一部；船在中行，只覺得陰晴不定，變幻恍惚。峽裏風力猛利，吹人欲倒，呼吸的耳目閉塞，白浪激起數尺，全江震動。我形容三峽，費了無數筆墨，還不能得其萬一。總之夔峽很短，他的好處是深厚，是蒼秀；巴峽與巫峽略同，但江路回環，較覺變幻。此外經過諸峽，都不過數里。又過^⑦歸州的^⑧香溪，溪水淡綠色，一清澈底，傳說是漢代^⑨王嬙的生地。到了宜昌，山勢便盡了。

①〔萬縣〕在四川東部長江西岸。

②〔三峽〕兩山夾水曰峽。西陵峽（即巴峽）、巫峽、夔塘峽（即夔峽），合稱三峽。地當

川鄂交界，巴山與武陵兩脈銜接處，兩岸皆山，長江貫其中。

③〔宜昌〕縣名，在湖北省，為沿江商埠。

上流長江西岸，現改忠縣。

④〔石堡寨〕地名，在忠州下流五十里，萬縣上流二十里，其地因山崖石為堡寨，建築極壯美。

⑤〔夔州〕舊府名，今改奉節縣。在萬縣下流長江北岸，屬四川省。

⑥〔昭烈廟〕蜀漢先主劉備之廟。

⑦〔白帝城〕距奉節縣東十三里。東漢初公孫述據蜀，殿前之井，現有白龍，自稱白帝，因名此城為白帝城。劉備死於此。

⑧〔八陣圖〕蜀漢諸葛亮所作，聚細石為之，歷然棋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九尺，凡六十四聚，近為人散亂。夏季每為水沒，冬則水枯復見。

⑨〔夔門〕地名，取義為夔州之門戶。

⑩〔灩澦堆〕為一高十餘丈之危石，矗立江心，江流至此，岸窄底深，漩渦急疾，號稱最險。

⑪〔鮑超〕清奉節人，勇敢善戰，太平天國之後，曾為清廷出死力。

⑫〔巫山縣〕在四川東部，長

江

江北岸，適此即湖北省境。
 ④〔闕〕門闕也。古者宮門外，橫兩闕於其前，中央闕而爲道，故謂之闕。
 ⑤〔黃陵廟〕在宜昌縣西黃牛峽，一各黃牛廟。
 ⑥〔歸州〕在湖北西部長江北岸，今稱秭歸縣。
 ⑦〔香溪〕與兵書峽相連，其地曰明妃村。
 ⑧〔王嬙〕漢元帝宮女，字昭君，後以賜匈奴呼韓邪單于。晉時避司馬昭諱，改稱明君，又稱明妃。

（備覽）

峽山中

盧象

高唐幾百里，雲樹接陽臺。
 雷從三峽起，天向數峰開。
 靈境信難見，輕舟那可迴。
 曉見江山霧，宵聞風雨來。

國文之將來

蔡元培

國文的問題最重要的就是白話與文言的競爭。我想將來白話派一定占優勝的。

白話是用今人的話，來傳達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話，來傳達今人的意思，是間接的。間接的傳達，寫的人與讀的人，都要費一番繙譯的功夫，這是何苦來？我們偶然看見幾個留學外國的人，寫給本國人的信，都用外國文，覺得很好笑，要是寫給今人看的，徧用古人的話，不一樣覺得好笑麼？

從前的人，除了國文，可算是沒有別的功課。從六歲起，到二十歲，讀的寫的都是古人的話，所以學得很像。現在應學的科學很多了，要不是把學國文的時間騰出來，怎麼來得及呢？而且從前學國文的人，是少數。

的；他們的境遇，和普通不同，就多費一點時間，還不要緊。現在要全國的人，都能寫能讀，那能叫人人都費這許多時間呢？歐洲各國在十六世紀以前，寫的讀的，都是拉丁文；後來學問的內容複雜了，文化的範圍擴張了，沒有許多時間來摹仿古人的話，漸漸兒都用本國文了。他們的中學校，本來用希臘文，拉丁文作主要科目的，後來創設了一種中學校，不用希臘文，後來又創設了一種中學校，不用拉丁文了。日本維新的初年，出版的書，都用漢文。到近來，幾乎沒有不是言文一致的。可見由間接的趨向直接的，是無可抵抗的。我們怎麼能抵抗他呢？

有人說：「文言比白話，有一種長處，就是簡短，可以省寫讀的時間。」但是腦子裏繙譯的時間，可以不算麼？

有人說：「文言是統一中國的利器。換了白話，就怕各地方用他本地的話，中國就分裂了。」但是提倡白話的人，是要大家公用一種普通話；借着寫的白話，來統一各地方的話，並且用讀音統一會所定的注音字母，來幫助他；那裏會分裂呢？要說是靠文言來統一中國，那些大多數不通文言的人，豈不屏斥在統一以外麼？

所以我敢斷定白話派一定占優勝。但文言是否絕對的被排斥，還是一個問題，照我的觀察，將來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但美術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應用文，不過記載與說明兩種作用。前的是要把所見的自然現象，或社會經歷，給別人看；後的是要把所見的真偽，善惡，美醜的道理，與別人討論，都止要明白與確實，不必加別的色彩，所以宜於白話。譬如司馬遷的史記，不是最有名的著作麼？他記唐虞的事，把欽字都改作敬字，光字都改作能字，其餘改的字很多，記

古人的事，還要改用今字；難道記今人的事，反要用古字麼？又如六朝人喜作駢體文。但是譯佛經的人，別創一種近似白話的文體；不過直譯印度文，與普通話不同罷了。後來禪宗的語錄，就全用白話，宋儒也是如是。可見記載與說明應用白話，古人已經見到；將來的人，自然更知道了。

美術文大約可分爲詩歌、小說、劇本三類。小說，從元朝起，多用白話。劇本，元時也有用白話的。現在新流行的白話劇，更不必說了。詩歌，如擊壤集等，古人也用白話；現在有幾個人，能做很好的白話詩；可以料到將來，是統統可以用白話的，但是美術有兼重內容的，如圖畫造象等，也有專重形式的，如音樂舞蹈等。專重形式的，美術，在乎支配均齊，節奏調適。舊式的五七言律詩與駢文，音調鏗鏘，合乎調節的原則；對仗工整，合乎均齊的原則；在美術上不能說毫無價值。就是白話文盛行的時候，也許有特別傳習的人。譬如我們現在通行的，是楷書行書；但是寫八分的，寫小篆的，寫石鼓文或鐘鼎文的，也未嘗沒有。將來文言的位置，也是這個樣子。

至於高等師範的學生，是預備畢業後作師範學校與中學校的教習的。中學校的學生，雖然也許讀幾篇美術文；但練習的文，不外記載與說明兩種。師範學校的學生，是小學校教習的預備；小學校當然用白話文。照這麼看起來，高等師範學校的國文，應該把白話文作爲主要。至於文言的美術文，應作爲隨意科，就不必人人都學了。

上山

胡適

「努力！努力！」

國文選讀

上山（胡適）

國文選讀... 上山 (胡適)

努力往上跑!

* * *

我頭也不回，

汗也不揩，

拚命的爬上山去。

* * *

半山了! 努力!

努力往上跑!

* * *

上面已沒有路，

我手攀着石上的青藤，

脚尖抵住巖石縫裏的小樹，

一步一步的爬上山去。

* * *

「小心點! 努力!

努力往上跑!」

樹樁扯破了我的衫袖，
荊棘刺傷了我的雙手，

我好不容易打開了一條路爬上山去。

「好了！上去就是平路了！

努力！努力！向上跑！」

上面果然是平坦的路，

有好看的野花，

有遮陰的老樹。

但是我可倦了，

衣服都汗濕遍了，

兩條腿都軟了。

我在樹下睡倒。

聞着那撲鼻的草香，

便昏昏沉沉的睡了一覺。

* * *

睡醒來時，天已黑了，

路已行不得了，

「努力」的喊聲也滅了。

* * *

猛省猛省！

我且坐到天明，

明天絕早跑上最高峰，

去看那日出的奇景！

問題

跑山時最要努力的地方在那裏？
怎樣到了平坦的路，才覺得疲倦？
登峰造極，爲什麼許

多人竟不能做到？

鴨的喜劇

魯迅

俄國的盲詩人愛羅先珂君帶了他那六絃琴到北京之後不多久，便向我訴苦說：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這應該是真實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只以為很是嚷嚷罷了。然而我之所謂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講寂寞罷。

我可是覺得在北京彷彿沒有春和秋。老於北京的人說，地氣北轉了，這裏在先是沒有這麼和暖。只是我總以為沒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銜接起來，夏纔去，冬又開始了。

一日，就是這冬末夏初的時候，而且是夜間，我偶而得了閒暇，去訪問愛羅先珂君。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裏，這時一家的人都睡了覺了。天下很安靜，他獨自靠在自己的臥榻上，很高的眉稜在金黃色的長髮之間微蹙了，是在想他舊遊之地的緬甸；緬甸的夏夜。

「這樣的夜間！」他說，「在緬甸是遍地是音樂，房裏，草間，樹上，都有昆蟲吟叫，各種聲音，成爲合奏，很神奇。其間時時夾着蛇鳴：「嘶嘶」可是也與蟲聲相和協……」他沈思了，似乎想要追想起那時的情景，來。

我開不得口。這樣奇妙的音樂，我在北京確乎未曾聽到過，所以即使如何愛國，也辯護不得，因爲他雖然目無所見，耳朵是沒有聲的。

「北京却連蛙鳴也沒有……」他又歎息了說。

「蛙鳴是有的！」這歎息，却使我勇猛起來了，於是抗議脫口，「到夏天，大雨之後，你便能聽到許多蝦蟆叫，那都是在溝裏面的，因爲北京到處都有溝。」

「哦……」

過了幾天，我的話居然證實了。因為愛羅先珂君已經買到了十幾個科斗了。他買來便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裏。那池的長有三尺，寬有二尺，是仲密所掘，以種荷花的荷池。從這荷池裏，雖然從來沒有見過養出半朵荷花來，然而養蝦蟆却實在是一個極合式的處所。

科斗成羣結隊的在水裏面游泳，愛羅先珂君也常常踱來訪他們。有時候，孩子告訴他說，「愛羅先珂先生，他們生了腳了。」他便高興的微笑着，「哦！」

然而養成池沼的音樂家却只是愛羅先珂君的一件事，他是向來主張自食其力的常說女人可以畜牧，男人就應該種田。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他便要勸誡他就在院子裏種白菜，也屢次對仲密夫人勸告，勸伊養蜂，養雞，養豬，養牛，養駱駝。後來仲密家裏果然有了許多小雞，滿院飛跑，啄完了鋪地錦的嫩葉，大約也許就是這勸告的結果了。

從此賣小雞的鄉下人也時常來，來一回便買幾隻，因為小雞是容易積食，發癆，很難得長壽的；而且有一匹還成了愛羅先珂君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說小雞的悲劇裏的主人公。有一天的上午，那鄉下人竟意外的帶了小鴨來了，咻咻的叫着；但是仲密夫人說不要。愛羅先珂君也跑出來，他們就放一個在他兩手裏，而小鴨便在他兩手裏咻咻的叫。他以為這也很可愛，於是又不能不買了。一共買了四個，每個八十文。

小鴨也誠然是可愛，遍身松花黃毛茸茸的，放在地上，便蹣跚的走，互相招呼，總是在一處。大家都說好，明天去買泥鰍來喂他們罷。愛羅先珂君說，「這錢也可以歸我出的。」

他於是教書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會，仲密夫人拿冷飯來喂他們時，在遠處已聽得潑水的聲音，跑到

一看，原來那四個小鴨都在荷池裏洗澡了，而且還翻筋斗，喫東西呢。等到攔他們上了岸，全池已經是渾水，過了半天，澄清了，只見泥裏露出幾條細藕來，而且再也尋不出一個已經生了腳的科斗了。

「○伊羅希珂先，沒有了，蝦蟆的兒子。」傍晚時候，孩子們一見他回來，最小一個便趕緊說。

「唔，蝦蟆！」

仲密夫人也出來了，報告了小鴨喫完科斗的故事。」

「唉，唉……」他說。

待到小鴨褪了黃毛，愛羅先珂君却忽而渴念他的「俄羅斯母親」了，便慫慫的向赤塔去。

待到四處蛙鳴的時候，小鴨也已經長成，兩個白的，兩個花的，而且不復啾啾的叫，都「鴨鴨」的叫了。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們整框了。幸而仲密的住家的地勢是很低的，陣雨一降，院子裏滿積了水，他們便欣欣然游水，拍翅子，「鴨鴨」的叫。

現在又從夏末交了冬初，而愛羅先珂君還是絕無消息，不知道究竟在那裏了。只有四個鴨，却還在沙漠上「鴨鴨」的叫。

○伊羅希珂先，因為小孩子口齒不清，所以把愛羅先珂叫成伊羅希珂。先是先生的學呼，浙東人有這種學呼的習慣。

大明湖

劉鶚

老殘動身上車，一路秋山紅葉，老圃黃花，頗不寂寞。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比那江南風景，覺得更爲有趣。

到了小布政司街，覓了一家客店，名叫高陞店，將行李卸下，開發了車價酒錢，胡亂喫點晚飯，也就睡了。次日清晨起來，喫點兒點心，便搖着串鈴，滿街逛了一趟。虛應一應故事，午後便步行至鵲華橋邊，雇了一隻小船，盪起雙槳，朝北不遠，便到歷下亭前。下船進去，入了大門，便是一個亭子，油漆已大半剝蝕。亭子上懸了一副對聯，寫的是：

「歷下此亭古；

濟南名士多。」

上寫着「杜工部句」，下寫着「道州何紹基書」。亭子旁邊，雖有幾間房屋，也沒有甚麼意思。

復行上船，向西盪去，不甚遠，又到了鐵公祠畔。——你道鐵公是誰？就是明初與燕王爲難的那個鐵鉉。後人敬他的忠義，所以至今春秋時節，土人尚不斷的來此進香。——到了鐵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樓，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裏面；彷彿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做了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

正在歎賞不絕，忽聽一聲漁唱，低頭看去，誰知那明湖業已澄淨的同鏡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裏，顯得明明白白。那樓臺樹木，格外光彩；覺得比上頭的千佛山，還要好看，還要清楚。

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却有一層蘆葦，密密遮住。現在正是開花的時候，一片白花映着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粉紅絨毯，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實在奇絕。

老殘心裏想道：「如此佳景，爲何沒有甚麼遊人？」看了一會兒，回轉身來，看那大門裏面，楹柱上有副對聯，寫的是：

「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城山色半城湖。」

暗暗點頭道：「真真不錯。」進了大門，正面便是鐵公享堂，朝東便是一個荷池，繞着曲折的迴廊；到了荷池東面，就是個圓門，圓門東邊有三間舊房，有個破匾，上題「古水仙祠」四個字。祠前一副舊對聯，寫的是：

「一盞寒泉薦秋菊，

三更畫船穿藕花。」

過了水仙祠，仍舊上了船，盪到歷下亭的後面，兩邊荷葉荷花，將船夾住。那荷葉初枯，擦的船嗤嗤響。那水鳥被人驚起，格格價飛。那已老的蓮蓬，不斷的綳到船窗裏面來。老殘隨手摘了幾個蓮蓬，一面喫着，一面船已到了鵲華橋畔了。

東京某夜的事

豐子愷

我在○東京曾經遇到一件小事，然而這事常給我有趣味的回想，又使我○憧憬。

有一個夏夜，初黃昏時分，我們同住在一個「○下宿」裏的四五個中國人相約到「○神保町」去散步。東京的晚上很涼快，大家帶了愉快的心情出門，穿「○和服」的幾個人更是風袂飄飄，徜徉徘徊，態度十分安閒。

一面閒談，一面踱步，踱到十字路口時候，忽然橫路裏轉出一個僵僵的老太婆來。她兩手搬着一塊大東西，大概是鋪在地上的席子，或者紙窗的架子，鞠躬似的轉出大路來。她同我們同走一條大路，因為走

得慢，跟在我們的後面。

我走在最先。忽然聽得後面起了一種與我們的閒談調子不同的日本語的聲音，意思却聽不清楚。我回頭看時，原來是那老太婆在向我們隊裡的最後的某君講什麼話。我只看見某君對那老太婆一看，立刻回轉頭來，露出一顆閃亮的金齒，一面搖頭，一面笑着說：

「不高興，不高興！」

似乎趨避後面甚麼東西，大家向前挨擠一陣，走在最先的我，被他們一推，跨了幾腳緊步。不久，似乎已到了安全地帶，大家稍回復原來的脚步的速度的時候，我方纔詢問剛纔所發生的事由。

原來這老太婆對某君說話，是因為她搬那塊東西搬得很乏力，想我們中那個幫她搬一回。她的話是「你們那一位給我搬一搬，好否？」

某君大概是因為帶了輕鬆愉快的心情出來散步，實在不願意幫她搬這重物，所以回報她兩個「不高興。」然而說過之後，在她近旁徜徉，看他吃苦，心裏大概又覺得過不去，所以趨避似的快跑幾步，務使受苦的人不在自己目前。我問事由的時候，我們已離開老太婆十來丈路，顏面已看不清楚，聲音也聽不到了。然而大家的脚步還是緊，不像初出門時的從容安閒。雖然不說話，但各人一致的脚步，分明表示大家都懂得這一點。

我每回想起這件事，總覺得非常有興味。我從來不曾受過素不相識的路人這樣唐突的要求。那老太婆的語氣，似乎應該在家庭裏，或學校裏可以聽到，決不是在路上可以聽得到的。這是關係深而親切的小團體之下的人們說話的語氣，不適用於「社會」或「世界」的大團體之下的所謂「陌路人」之間。那

老太婆把陌路當作家庭了。

這老太婆原是悖事的。然而我却在想：假如真有這樣的一個世界，天下如一家，人們如家族，互相愛，互相助，共樂其生活，那時候陌路都變成家人，像某晚這老太婆的態度，並不唐突了。這是何等可憧憬的世界。

○〔東京〕日本國都，濱東京灣，隅田川流貫其間，舊名江戶，明治天皇遷都於此，爲世界第六大都會。○〔憧憬〕對於理想世界的嚮慕叫憧憬。○〔下宿〕猶中國之寄宿舍。○〔町〕日本稱街爲町。○〔和服〕日本民族爲大和族，故日本服裝稱和服，上衣寬大無鈕扣，腰際束帶，普通不着下裳，女衣袖較大而背後別有犬帶。

荆元

吳敬梓

話說萬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漸漸銷磨盡了；那知市井中間，又出了幾個奇人……一個是做裁縫的，這人姓荆，名元，五十多歲，在三山街開着一個裁縫舖，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餘下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喜歡做詩。

朋友們和他相與的問他道：「你既要做雅人，爲甚麼還要做你這貴行？何不同些學校裏人相與相與？」

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爲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學。至於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中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和我們相與？而且

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又不貪圖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朋友們聽了他這一番話，也就不和他親熱。

一日，荆元吃過了飯，思量沒有一徑踱到清涼山來。——這清涼山是城西極幽靜的所在，他有一個老朋友，姓于，住在山背後。

那于老者也不讀書，也不做生意，養了五個兒子，最長的四十多歲，小兒子也有二十多歲，老者督率着五個兒子灌園。那園却有二三十畝大，中間空隙之地種了許多花卉，堆着幾塊石頭。老者就在那旁邊蓋了幾間茅草房，手植的幾樹桐梧，長到三四十圍大。老者看着兒子灌了園，也就到茅齋生起火來，煨好了茶，吃着，看那園中的新綠。

這日荆元步了進來，于老者迎着道：「好些時不見老哥來，生意忙的緊。」荆元道：「正是，今日才打發清楚些，特來看看老爹。」于老者道：「恰好烹了一壺現成茶，請用一杯。」斟了送過來。

荆元接了，坐着吃道：「這茶，色香味都好。老爹，却是那裏取來的這樣好水？」于老者道：「我們城西不像城南，到處井泉都是吃得的。」荆元道：「古人動說『桃源避世』，我想起來，那裏要甚麼『桃源』，只如老爹這樣清閒自在，住在這樣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現在的活神仙了。」

于老者道：「只是我老拙一樣事也不會做。怎的如老哥會彈一曲琴，也覺得消遣些。近來想是益發彈的好了，可好幾時請教一回？」荆元道：「這也容易。老爹不厭污耳，明日攜琴來請教。」說了一會，辭別回來。次日，荆元自己抱了琴，來到園裏，于老者已焚下一爐好香，在那裏等候。彼此見了，又說了幾句話。于

者替荆元把琴放在石凳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坐在旁邊。荆元慢慢的和了絃，彈起來，鏗鏗鏘鏘，聲振林木，那些鳥雀聞之，都棲息枝間竊聽。彈了一會，忽作變徵之音，淒清宛轉。于老者聽到深微之處，不覺淒然淚下。自此，他兩人常常往來。當下也就別過了。

作文示範

論學

學，所以求能；人而無能，何以謀生？學，所以啓智；人而無智，何以處事？然則人豈可不學乎？且人之爲學，無窮也；卽終其身以學焉，且有不能盡者；况不學乎？不學，則無能；不學，則無智；無智無能，則其異於禽獸也。○幾希。然而所謂學者，亦不一矣。農有農學，工有工學，商有商學。農不精其學，則收穫不豐。工不精其學，則製造不良。商不精其學，則獲利不厚。夫爲農，爲工，爲商者，且不可不學，况○駕乎爲農，爲工，爲商者之上，而欲於社會作○領袖，爲國家作保障者耶？於此亦可知所勉矣。

作法：這題只有一個學字；要重他，就是本題宗旨。故第一層說學的關係，和學的無窮，所以不可不學。第二層說不學等於禽獸。第三層說農工商不學的害處。第四層說農工商且要學，何況在農工商的上面呢？是更不必明說了。

註解：○幾希作相去不遠講。○駕乎有勝過的意思。○領袖即首領的意思。

論人與禽獸之別

好生惡死，人之同情也；而禽獸亦猶是。渴飲飢食，人之同情也；而禽獸○亦猶是。然而人有道德，以促社會之進步；而禽獸則不能。人有技能，以謀社會之發達；而禽獸則不能。此人之所以爲人，禽獸之所以爲禽獸也。此人之所以能○駕馭禽獸，而禽獸之所以永永爲人役使，爲人宰殺，而○無如何也。然則人有道德，而後可以爲人；人有技能，而後可以爲人。若無道德，而爲害國病民之人；若無技能，而爲因人成事之人，則名

雖爲人，實與禽獸無異矣。彼自命爲人，其亦思所以異於禽獸，而奮力自勉乎哉。

作法：人爲道德技能，禽獸沒有。這就是人和禽獸不同的所在。此外，禽獸和人，亦相去不遠了。故有人，總要求道德技能；若無道德技

能，却和禽獸不遠了。本文將這道德說個明白，有勸人立志向上意。

註解：①亦猶是作也是這樣講。②駕馭有管理的意思。③無如何作沒有法子講。

觀猴戲記

課餘之暇，出外散步；行至空曠之地，見人羣環集，鑼聲外出，趨而視之，知爲猴戲。見一大猴，戴假面具，左執木桿，右執白巾，旋轉而行，①狀如牽磨。有時將巾掩面，一若哭泣。②然，俄而向弄猴者耳畔，作喃喃狀，而弄猴者即曰：「觀者自有錢，爾當善演之。」此事亦平時訓諫使然。繼而弄猴者，將三足架二具，分立兩邊，上架一繩。猴見之，即縱身上立，往來行走，殊覺困難；蓋以爬行之物，而欲如人之立行者，足力自有未逮也。噫！猴爲動物，且能受教，以利弄猴者之生；人而無技以利人，則不如猴也遠矣！故感而爲之記。

作法：本題將所見猴子做的事，一一說出來。未從猴能利人，說到人不能利人的可恥，也是勸勉人的意思。大凡做說事文，只要把那件事，前前後後，說個明白，就算合格了。學者應當在這種地方，留心研究才好。

註解：①狀作模樣講。②然有一般的意思。

說遊戲場之害

趨惡易而從善難，此人之常情也。故多一良善之機關，而道德未必增進。多一遊戲之場所，則道德因之墮落；傷風敗俗，莫此為甚。○夫遊戲場之多，以上海為最。在營此業者，不惜巨資，備各種遊戲，以投人之所好，固為求利計也。而遊客趨之若鶩，其害蓋有不可勝言者矣！男女混雜，晝夜不絕，耳染目濡，邪念頓起，青年失足，大半由此。○此其害之出於無形者也。當今之世，生活維艱，入遊戲場者，既費有用之金錢，又失寶貴之光陰。錢去尚可來，時去不復回。其損失之巨，無有甚於此者；此其害之屬於有形者也。○夫○勝母朝歌○曾子不入，以其敗德也。遊戲場之敗德，實有甚於勝母朝歌者；好學尚德之士，其亦視為勝母朝歌之地，而如曾子之不入乎？

作法：這題重一書字。不知者，但謂遊戲場是行樂之所在。其實，為書甚大，一言難盡。篇中所說之書有二：一為無形之書，一為有形之書。道兩意思，已將題旨包括盡了。結束引用曾子不入勝母朝歌一事，作學生模範，為學生勸勉，尤有含蓄不盡之意。

註解：

- 夫作講到講，是發端詞，屬狀字。○此其作道是講，是指定詞，「此」字指以上所言，「其」字指遊戲而言。○夫作這個講，與上夫字不同，上夫字是發端詞，此是指點詞，屬勸詞。○勝母古語道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因為他題名不好，所以曾子不入。○朝歌是商朝紂王建都的地方，所以曾子也不去訪。

謹守法律說

一校之中，必有規則，學生乃不敢互相侵犯。以學校之一國亦然。題國之規則，法律也。題有法律而不能守，反接大則受○法庭之○懲罰，小則○貽○鄉黨之○譏，○清夜自思，豈不可恥？反面申說，得益覺。故法律宜

謹守之。一句然暫守而不久守，仍非⑦法治國之良民。再翻是以吾人既受法律之保護，常有謹守法律之義務。轉到常宜謹守，莫然而止

題解：國家為保護人民而設法律，則人民之對於法律，不可不謹守之也。

評語：此逐層翻說法也。第一層，說不守法律之可恥；第二層，說不能久守之仍非良民；翻得愈足，轉得愈緊，故翻法不可不用。

註釋：①法庭執法之處，即審判廳也。②懲罰懲，音澄，懲其罪，罰其金，為法官所執行。③貽音怡，遺也。同貽，傳也。④鄉黨鄉里之間也。⑤譏評譏，音箕，誚也。評，音平，議也。賈，音贊，傳（互相譏評）。⑥清夜夜靜時也。⑦法治國上下皆遵法律，無敢背者，謂之法治國。

蟻因螻螂說

萬物競爭，無分大小，惟視其能合羣與否而已矣。虛冒不觀螻螂乎？其大固①什百倍於蟻也。一惟自恃其大，而不能合羣，故常敗於蟻，而為蟻所食。

抑蟻雖小蟲，抑然其困螻螂也，或刺其首，或刺其足，或刺其身，奮勇爭先，必制其死命而後已。然則蟻之能戰勝螻螂，非由合羣所致乎？物猶如此，人何以堪？借物喻人至此點醒

題解：蟻與螻螂，皆蟲類也。以大小論，螻之體，遠不如螻。然螻衆而螻獨孤，故足以困螻也。

評語：此全篇譬喻法也。前中後三段，但說螻與螻之競爭。至末二句，始說到人身上，便如千里來龍，結脈於此。至其善用抑揚之處，尤非神明於法者不能。

註釋：①什伯什，十倍也。伯，古通百，百倍也。

評語：此全篇譬喻法也。前中後三段，但說螻與螻之競爭。至末二句，始說到人身上，便如千里來龍，結脈於此。至其善用抑揚之處，尤非神明於法者不能。

論學生

今之對於個人，對於家庭，對於國家，有重大之責任，為將來之擔負，而不得或辭者，何人耶？惟學生而已。然則學生之前途，誠有無窮之屬望矣。惟其有無窮之屬望，故將來之對於個人，若何，家庭，若何，社會，若何，國家，若何，全在此學生時代，鑄之熟而備之全耳。設或因循自誤，虛擲光陰，忽忽十年，○夢夢如故，則學術不精，此身何用？個人之少幸福也，固不必論；其如家庭與社會國家何？學生乎！其亦思將來之責任重大，擔負非輕，以孜孜不倦，而勉為學問完備之學生乎！

作法：這題要看重學生二字。說學生將來的責任很大，擔負不輕，都要在做學生的時候預備好，這就是題目的本意。

註解：○夢夢有糊塗的意思。

儉與吝辨

儉，美德也。吝，敗德也。故人貴乎儉，而不貴乎吝。吝者何？○獨不急之用，並節有益之費，當用而不用者也。儉者何？獨不急之用，而不節有益之費，當用而用之者也。當用而不用者，為己；當用而用之者，為人。天下多為人之人，則社會賴以扶持；天下多為己之人，則社會因之腐敗。此人之為人，所以貴乎儉而不貴乎吝也。然儉者必多吝，吝者必一切皆儉。儉而不吝於人，○斯為真儉；吝而不儉於人，此非真吝。真吝者，○一介不與人；真儉者，絲毫不私己。然則吝之所以為吝，與儉之所以為儉，蓋畫然兩途矣。吾願世之人，切勿從吝。吾又願世之人，更勿以吝為儉也。

作法：

這是辨論題。須要將儉字和吝字，辨得明白，清清楚楚，才算合格。現在世界上的人，借著這儉字，使他吝的手段，對於社會上種種公益的事情，一些不睬的，却是很多。這是不足道的。

註解：

①獨有棄除的意思。②斯爲作這是講。③一介作一些見講。

君子小人辨

有德者爲君子。無德者爲小人。然君子，非生而爲君子也。小人，亦非生而爲小人也。言君子之言，行君子之行，則爲君子矣。言小人之言，行小人之行，則爲小人矣。既爲君子，則所言所行，皆可法。既爲小人，則所言所行，皆可鄙。見其言行之可法，即可知其爲君子；見其言行之可鄙，即可知其爲小人。是君子，小人，豈可貌爲之哉？而說者謂君子之心公，小人之私，惟其公，故爲君子；惟其私，故爲小人。而要知其所以公者，以有德也；其所以私者，以無德也。君子不能強爲小人，小人亦不能強爲君子。存於中者，必形於外，蓋不能自掩者矣。欲知君子小人之別者，豈不易哉。

作法：

這題，只要將君子小人，分得明白，就是了。篇中開口就說君子有德，小人沒有德，是從根底上說來，就可以分清君子小人。要看君子小人，從這上頭看來，也就明白了。

註解：

①爲有德者，爲君子的爲字，作是字講。既爲君子的爲字，作成字講。②而要知作那裏知道講。

遊龍華記

龍華，爲上海之一鎮，離城祇十數里；火車之行，不過十數分鐘。余於庚申之春，偕同學往遊焉。火車將近

龍華時，見夾岸皆桃花，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恍惚身在桃源中，而心爲之○怡曠。車到，由站道入鎮。街衢狹隘，屋宇參差，較滬上至冷落之處，猶不及焉。惟在二三月間，最熱鬧，蓋作踏青遊者，無不至也。市中有一塔，名龍華塔。綠梯直上，風景屢變。登其巔以遠望，則一線浦江，○蜿蜒在目。而俯首下觀，惟見人豆馬寸而已。塔之旁，有龍華寺，向多香火，今已衰敗。大半爲兵士所居。距鎮數十步，有孤兒院，爲教養孤兒之所。其課程，半工半讀，能使無助之孤兒，有以自助，誠爲慈善事業之首屈一指者。其中房屋之軒敞，教育之完善，花木之清秀，道路之整潔，令人可欽可仰。是遊也，別無勝景之可賞，而余所最注意者，惟此孤兒院耳。故誌之，以不忘。

作法：這題是作記的法子。什麼叫記？就是記明總過的所在，有描摩處，要描摩，有評論處，要評論，有贊美處，要贊美。這篇說龍華鎮，是描摩處，說龍華塔，也是描摩處，都是將鎮和塔的情景，摩描出來。末說孤兒院，是贊美處。總要寫得活潑潑才好。若然呆板寫去，就不能動目了。學者須要記明。

註解：

○繽紛是雜亂的意思。

○恍惚作好像說。

○怡曠作快樂講。

○蜿蜒是曲折的意思。

愛同學說

舊論曰：一汎愛衆，一衆且愛矣，而况同學乎？人嘗○冲齡之時，廁身學校，教我者，先生也，伴我者，同學也。對於先生，固宜敬矣，對於同學，豈可不知親愛乎？親愛之道何？如曰：同學之中，有○優於我者，則尊之重之；有劣於我者，則忠告而善導之；有等於我者，則互相○砥礪焉，互相切磋焉。親愛之道，於是乎在。即使人不可以禮待我，其曲固在人也，我惡能不以親愛之道待之耶？否則彼以惡言來，我亦以惡言反之，被以厲色來，我

亦以厲色示之；逞一時之忿，而傷同學之情，其人格之卑，學術之陋，可想見矣。况天下無不可教化之人，人之不愛我，大都由於我不愛人耳。果能誠心愛人，人未有不愛我者。孟子曰：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吾儕學生，可不勉哉。

作法：

這題第一層，說衆人要愛，同學也要愛。第二層，說親愛的道理，就在同我一樣的人身上。第三層，說人雖不愛我，我卻不可不愛他。第四層，說人不愛我，就是我不愛人的緣故。曲折婉轉，無微不至。

註解：

① 沖齡作年輕講。

② 優於我者作比我好的人講。

③ 砥礪切磋都是考究學問的意思。

